

# 说“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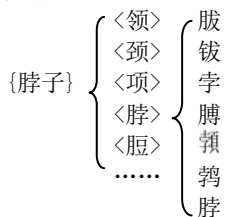
汪维辉

表示{脖子}<sup>①</sup>(neck)的词是人类语言的核心词,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列入100核心词表。关于汉语{脖子}义词的历史,已有不少讨论;<sup>②</sup>共时分布方面,虽有论及,但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打算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看法,各家说法正确者采之,疑误者辨之,对汉语{脖子}义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状况再作一个全面的梳理,并探讨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之间的关系。

## 一 历时演变

汉语见诸历史文献的{脖子}义单音词主要有下面这些<sup>③</sup>:领<sup>④</sup>、颈<sup>⑤</sup>、项<sup>⑥</sup>、脖(孛、钹、腩、頸、膊、鶡)<sup>⑦</sup>,脰<sup>⑧</sup>、亢(肮、吭、頔)<sup>⑨</sup>、顛、頔<sup>⑩</sup>、頔<sup>⑪</sup>、胡<sup>⑫</sup>,咽、喉、嗑、

<sup>①</sup> 孙凯(2014)指出:“《现代汉语词典》:‘脖子,头和躯干相连接的部分。’又‘脖颈儿(gěngr),〈口〉脖子的后部。也作脖梗儿。也叫脖颈子。’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存在区分整个脖子和脖子后部的不同词汇。在不少方言里也存在类似的区分脖子后部与整个脖子(甚至脖子前部)的现象,如济南:脖子:脖儿颈脖子后部(《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临夏:脖子:脖子骨脖子前部:板颈脖子后部(《临夏方言》)等。”本文讨论的是指“整个脖子”这一概念的词,用{ }表示概念,必要时用〈 〉表示词。概念、词、字三者的关系如下:



<sup>②</sup> 如王力(1958/1980),王力主编(1962/1999),孙克东(1982),管锡华(2000a, 2000b),池昌海(2002),郑张尚芳(2003),黄树先(2003, 2010, 2012a, 2012b),汪锋、王士元(2005),龙丹(2007a、2007b),方云云(2007, 2010),王毅力、徐曼曼(2009),盛益民(2010),吴宝安(2011),刘君敬(2011)等。

<sup>③</sup> 黄树先(2012b)“22-50 neck 颈”条对汉语跟{脖子}相关的词有全面详尽的论列,分成“颈”、“亢”、“脰”三大系列,读者可以参看。

<sup>④</sup> 《说文·页部》:“领,项也。”段玉裁注:“按,项当作颈。《硕人》、《桑扈》传曰:‘领,颈也。’此许所本也。《释名》、《国语》注同。领字以全颈言之,不当释以头后。”按,段说是,“领”指整个脖子。

<sup>⑤</sup> 《说文·页部》:“颈,头茎也。”《释名·释形体》:“颈,偃也。偃挺而长也。”按:《说文》和《释名》的释义都是声训,意谓颈与茎、偃同源。黄树先(2012b: 235)说:“表示鸟的颈脖子的词或从鸟作‘鶡’,《风俗通·声音》:‘[有玄鹤二八从南方来,进于廊门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则延鶡而鸣[舒翼而舞]。’”

<sup>⑥</sup> 《说文·页部》:“项,头后也。”王力(1982: 321)认为“颈”和“项”是见匣旁纽,耕东旁转,二者为同源词。

<sup>⑦</sup> 关于〈脖〉,详下文。

<sup>⑧</sup> 《说文·肉部》:“脰,项也。”段玉裁注:“《页部》曰:‘项,头后也。’按,头后即颈后也。《左传》曰:‘两矢夹脰。’《公羊传》曰:‘宋万搏闵公,绝其脰。’注:‘脰,颈也。齐人语。’”《广雅·释亲》:“頔、领、顛、頔、颈、脰,项也。”王念孙疏证:“……今浙西人亦呼颈为脰颈。”吴宝安(2011)云:“‘脰’在两汉是齐、青、徐一带的方言词,而现在却只存于闽方言中,这为闽方言的来源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材料。”

<sup>⑨</sup> 《说文·亢部》:“亢,人颈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颈为头茎之大名,其前曰亢,亢之内为喉,浑言则颈亦谓之亢。”上引《广雅·释亲》“项也”条王念孙疏证:“亢,……或作頔。頔者,抗直之名,亦纲领之称也。故又谓之领。”《汉书·陈余传》:“乃仰绝亢而死。”颜师古注:“亢者,总谓颈耳。”《集韵·唐韵》:“亢、頔、肮,《说文》:‘人颈也。’”王力(1982: 321)认为“颈”和“亢(吭、肮)”是耕阳旁转,二者为同源词。

<sup>⑩</sup> 上引《广雅·释亲》“项也”条王念孙疏证:“《汉书·礼乐志》:‘殊翁杂,五采文。’孟康注云:‘翁,雁颈也。’义与顛同。頔,《玉篇》音成,《广韵》又音擎,頔亦颈也,方俗语有轻重耳。”朱骏声《说文通训

噪<sup>③</sup>。其中主导词是领、颈、项、脖四个。

{脖子}义词的历时演变，就通语而言，主要是“领→颈/项→脖(子)”的两次更替，这是已有研究的基本共识。尚存争议和探讨未尽的问题主要有：1. “颈”的本义究竟是“脖子”还是“脖子的前部”；2. “颈”取代“领”的时间；3. “颈”和“项”的关系；4. <脖>的来源；5. <脖>的扩散过程及替换“颈/项”的时间。下面分别讨论。

### 1. “颈”的本义

有两说：(1)指“脖子的前部”；(2)指“脖子”。

前说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王力(1958/1980: 498)说：

《说文》：“颈，头茎也”；《广韵·清<sup>④</sup>韵》：“颈在前，项在后”。可见“颈”字在最初大约是指脖子的前面的部分。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常用词542号【项】条在辨析“领、项、颈”时也说：

领是脖子的通称，项是脖子的后部，颈是脖子的前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两人相与为刎颈之交。”“刎颈”不能说成“刎项”或“刎领”。后代“颈”字也变成了脖子的通称。(831页)

但是同书常用词378号【领】条在辨析“领、颈”时却说：

二字是同义词，一般没有分别。只是“颈”又特指脖子的前部，所以“刎颈”不能说成“刎领”。(533页)

大概是因为书成众手，所以自相矛盾。

孙克东(1982)对王力《汉语史稿》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广韵》对于“颈”字的解释是缺乏根据的，没有认清“颈”字的本义。《说文》页部：“颈，头茎也”；“领，项也”(段玉裁注：“项”当作“颈”。硕人桑扈传曰：‘领，颈也。’此许所本也。释名、国语注同)。可见“领”、“颈”本为同义词，都是指脖子。

《庄子·说剑》：“上斩颈领，下决肝肺。”人们为了要说明“颈”是指脖子的前部，往往举“刎颈”的例子，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刎颈”在古汉语中可以看成一个凝固结构，具有特定的意义。这正如我们不能把“脰”认为是脖子的前部一样，《谷梁传·僖公十年》：“刎脰而死”。“颈”字有时也可指脖子的后部，如《韩非子·说林下》：“我断发，子断颈而为人用兵”；《吕氏春秋·审为》：“刈颈断头以徇利”等，都是被动句，兵刃自然是加于脖后的，<sup>⑤</sup>但我们同样不能由此而说“颈”字最初是指脖后。

管锡华(2000b: 217)认为：“颈”、“项”在《左传》时代有指脖前、脖后的分别，但战国以后2词单用或出现于复词之中都有指脖子的用例。

龙丹(2007a)认为：“先秦‘颈’应该和‘领’、‘脰’一样均指整个颈部”，说它“表

---

定声·鼎部》“颈”字下云：“字亦作頄。”朱氏把“頄”看作“颈”的异体字，恐未妥。平山久雄先生认为：“《广韵》清韵开口常母有‘頄’字，训‘颈也’，这当是与清韵开口四等群母‘颈’gjiɛŋ<sup>⑥</sup>相配合的白话音形式。”(《动词“吃”的来源》，载《吕叔湘先生百年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又收入其《汉语语音史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7页。)

<sup>①</sup> 《玉篇·页部》：“頄，项也。”未见文献用例。

<sup>②</sup> 《类篇·肉部》：“胡，颈也。”《正字通·肉部》：“胡，喉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胡咙”条：“古人读侯为胡。《息夫躬传》师古曰：‘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汉书·金日磾传》：“日磾摔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颜师古注引晋灼曰：“胡，颈也，摔其颈而投殿下也。”《朱子语类》卷一三八：“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则尾举向上，胡举向上则尾蹇至地。”参看《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胡”字条、黄树先(2012b: 243)和吴宝安(2011: 87)。

<sup>③</sup> 咽、喉、嗑、噪四个词指脖子内部的通道。《说文·口部》：“咽，嗑也。”“喉，咽也。”“嗑，咽也。”段注：“凡言项、领、颈、亢、胡者，自外言之；言咙、喉、唼、吞、咽、嗑者，自内言之，故皆从口，自口而入也。”《集韵·荡韵》：“噪，喉也。”这些词偶尔也指脖子，如《汉书·扬雄传下》：“扼其咽，炕其气。”《淮南子·泰族》：“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参看吴宝安(2011: 86-87)。语言中存在脖子外部和内部用同一个词指称的现象，如在西南官话中“脖子”可以指“喉咙；嗓子”，见《汉语方言大词典》5669页。韩语的号[mok]兼指脖子和喉咙，参看崔山佳(1989)。

<sup>④</sup> 维辉按：当作“静”。

<sup>⑤</sup> 维辉按：此说恐有强词夺理之嫌。“断颈”、“刈颈”为什么就不能是从脖子前面割断呢？

脖子前部很可能是人们在特定语境中认识产生了偏差，将隐含在情理、习惯中的‘前部’义强加到‘颈’上造成的。‘颈’和‘项’的区别不在于前后位置而取决于长短；指称脖子前部的可能是‘亢’。王毅力、徐曼曼（2009）和吴宝安（2011）也认为“颈”的本义是指整个颈部。

这个问题目前还难以下一个明确的结论，本文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持两种看法的都有。笔者的初步看法是：从词源看，“颈”的本义应该是指“脖子”，<sup>①</sup>不过它还经常特指“脖子的前部”，跟“项”指“脖子的后部”正好形成互补关系。上引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常用词【颈】条的辨析（533页）比较可取，《汉语大字典》（第二版）“颈”条义项①为“颈项”，义项②为“脖子的前面部分”，这样处理是妥当的。人体部位名称的所指常常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眼”可以泛指整个眼睛，也可以特指眼球；“手”和“脚”可以泛指整个上肢和下肢，也可以特指手腕以下部分和脚踝以下部分；<sup>②</sup>等等。<sup>③</sup>龙丹（2007a）对“颈”的泛指义和特指义的分析是在理的。不过也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先秦文献中，“颈”确实多用作特指义，指脖子的前部，最早出现的《左传》一例即是如此：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刳也。（《左传·定公十四年》）此外，刳颈、延颈<sup>④</sup>、绞颈、钩颈、颈血都是如此。刳颈曰“刳”，自缢曰“经”，<sup>⑤</sup>“刳”和“经”应该都是从“颈”派生的动词，它们的对象都是脖子前部。<sup>⑥</sup>“颈”特指脖子前部这一语义特征实际上一直如影随形般顽固地留存到后代，就像“项”在普遍用于泛指{脖子}之后有时也还会特指脖子后部一样。所指具有模糊性是研究这组词时的一个难点。

## 2. “颈”取代“领”的时间

王力（1958/1980：498）说：

“颈”字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有时候，“颈”字似乎也可以表示脖子。……不过，“颈”字普遍用来表示脖子的意义是在汉代以后。<sup>⑦</sup>

孙克东（1982）则认为：“到战国末期，‘颈’字基本上代替了‘领’字。”举《韩非子》3例、《楚辞》1例、《吕氏春秋》4例为证。王毅力、徐曼曼（2009）也认为：

战国时期表“颈”义的“领”在口语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开始被“颈”替代，“颈”开始成为“颈”语义场的主导词；同时“项”和“脰”都不多见，属于该语义场中的非主导词。……从战国时期开始，“颈”战胜“领”成为“颈”语义场的主导词，这样的

<sup>①</sup> 王凤阳（1993/2011：133）“领、项、颈、脰”条说：“‘项’和‘颈’表示脖子都是后起的，是通过比喻方法后造的词。‘项’源于‘杠’、‘杠’。‘杠’、‘杠’是连接两端的路的桥，脖子是连接身与首的中间部位，两者相似，所以也把脖子称为‘项’（从身[维辉按：应作‘从页’]、杠省声）。”‘颈’源于‘茎’、‘胫’，‘茎’是连接杆（秆）与穗的细长部分，‘胫’是连接大腿和脚的细长部分，所以也[把]连接头和躯干的细长部分叫做‘颈’，《说文》‘颈，头茎也。’”维辉按：王先生谓“‘项’源于‘杠’、‘杠’……‘项’（从身、杠省声）”、“‘颈’源于‘茎’、‘胫’”，均可商。“项”与“杠”、“杠”，“颈”与“茎”、“胫”，至多只能说是同源词，它们的“得名之由”相同，而不能肯定谁“源于”谁。《说文》明明说“项”字“从页，工声”，怎么会是“杠省声”呢？

<sup>②</sup> 古汉语和现代南方方言中都存在这一现象。

<sup>③</sup> 真大成博士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觉得本义倒是应该指脖子前部，后来泛指整个脖子，人体部位之词大抵如此，如‘眼’始指眼球，后泛指整个眼睛；‘腿’始指大腿，后泛指下肢，‘手’、‘脚’也如此。人的认识心理应该是先特指，后泛指。”（2014年9月17日电邮）

<sup>④</sup> 龙丹（2007a）认为“延颈”跟“引领”一样，“颈”也是指整个脖子。其实伸长脖子主要是脖子前部的动作，所以“延颈”的“颈”还是可以看作特指脖子前部。在“引领”这一组合中，“领”突出的实际上也是脖子前部。这是由人体部位名称的所指具有灵活性而造成的正常现象。

<sup>⑤</sup> 《论语·宪问》：“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朱熹集注：“经，缢也。”“经”是用绳子套在脖子前部上吊自杀，当是得名于“颈”。不过真大成博士认为：“此说可疑。‘经’本指线，‘自经’何不得名于线、绳之义（用线、绳自杀）？”（2014年9月17日电邮）录以备考。

<sup>⑥</sup> 黄树先（2012a）“颈与刳颈”条说：“汉语‘颈领’等表示脖子，动词‘刳刑经’表示刳颈或悬梁自尽。他如‘脰~刳’、‘脰~刳’都属于这样的名动关系。”并列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同类例子（283—284页）。又可参看黄树先（2010：289—290；2012b：244—247）。

<sup>⑦</sup> 方云云（2010）承其说，谓“东汉以后‘领’逐渐退出脖子语义场”。

局面一直维持到宋代。

我们基本同意孙克东和王毅力、徐曼曼的看法，准确地说，是到战国后期，“颈”在口语中已经取代了“领”。理由如下。

首先，到战国后期，“颈”的数量超过了“领”。两者在先秦几部比较可靠的文献中的出现次数如下：<sup>①</sup>

	诗经	左传	国语	孟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战国策	楚辞	吕氏春秋
领	3	7	4	1	1	0	1	4	0	2
颈	0	1	2	0	3	2	5	3	1	6 <sup>②</sup>

自《庄子》以下，除《战国策》外，“颈”都多于“领”。《庄子》的1例“领”是“颈领”连文，见上文孙克东（1982）所引。《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3例“领”都是“要领”。《战国策》的4例“领”中，“引领”和“要领”各1例，都是沿用成词，另有“挈领”（2见）：

（1）魏谓魏冉曰：“公闻东方之语乎？”曰：“弗闻也。”曰：“辛、张阳、毋泽<sup>③</sup>说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战，载主契国以与王约，必无患矣。若有败之者，臣请挈领。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请挈领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国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战国策·秦策三》）<sup>④</sup>

“挈领”又见于《晏子春秋》，大概也是当时的成词。《战国策》的2例“颈”中，“刎颈”为沿用成词，另一例“颈血”则未见于其他文献，应是当时口语的说法：

（2）君听臣则可；不听臣，若臣不肖也，臣辄以颈血<sup>⑤</sup>滴足下衿。（《战国策·齐策三》）

可见虽然《战国策》中“领”略多于“颈”，但“颈”才是当时的口语词。

其次，“颈”用法灵活，句法自由度高，而“领”则大都出现在“引领”、“要领”、“首领”等成词中，缺乏句法自由性，同时“领”的词义向“衣领”、“量词”、“治理”、“统率，管领”等方面引申（王毅力、徐曼曼 2009：49），主导义位发生转移，表现出明显的被替换倾向。

第三，伸长脖子，早期说“引领”，到战国后期，除上面提到的《战国策》1例外，都说成了“延颈”，表达同样的意思，时代不同说法不同。例如：

（3）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左传·成公十三年》）

（4）彼惧而奔郑，緜然引领南望，曰：“庶几赦吾罪。”（《国语·楚语上》）

（5）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

（6）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庄子·胠篋》）

<sup>①</sup> 龙丹（2007a）、王毅力、徐曼曼（2009）和吴宝安（2011）对先秦文献中“领、颈、项、脰”四个词出现次数的统计有出入，笔者经过核实，认为王、徐的统计较为准确，只有《战国策》的“领”由3例改为4例，“颈”由2例改为3例，即算上《楚策》“以其类为招”一例，据王念孙《读书杂志》，“类”当为“颈”字之误。

<sup>②</sup> 《吕氏春秋》中另有一例：得时之麦，长而颈黑。（《吕氏春秋·审时》）夏纬瑛和陈奇猷都认为是“颖”字之误（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下册，1812—18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故不计入。

<sup>③</sup> 此处的断句颇难确定，各家处理不一，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战国策》标点（174页）。

<sup>④</sup> 鲍彪注：“领，项也。言欲请诛，持其项以受鈇钺。”何建章注：“挈领：古之常语，断颈，刎颈。《尔雅·释诂下》‘契，绝也。’郭注：‘今江东呼刻断物为契断。’郝懿行疏：‘契者，契之假借也。《说文》云‘契，刻也。’《广雅》同。通作契，又通作锲，又通作挈。’领，《说文》‘项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皆反其桃，挈领而死’，《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作‘刎颈而死’，即‘自杀’。”（《战国策注释》上册，158页，中华书局1990年）

<sup>⑤</sup> 龙丹（2007a）认为“颈血”的“颈”“不是指称脖子前部”，可商。这里是说我将要自刎而以颈血溅到您的衣襟上，“颈血”自然是脖子前部流出来的血。

(7) 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荀子·荣辱》）

(8) 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韩非子·十过》）

(9)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吕氏春秋·顺说》）

第四，《诗经》“领”3见，其中有2处，即《卫风·硕人》“领如蝤蛴”和《小雅·桑扈》“交交桑扈，有莺其领”，毛传都解释说：“领，颈也。”这是毛亨用当时口语解释古语，说明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领”已经有解释的必要。据说毛亨传《诗》是得之荀卿亲授（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这话虽然未必完全可靠，“不过，《毛诗故训传》本于战国时师说，至迟写定于汉初，这是可以肯定的。”<sup>①</sup>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把“颈”取代“领”的时间确定在战国后期。

### 3. “颈”和“项”的关系

据吴宝安（2011：76—85）研究，西汉{脖子}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颈”，不仅使用频率最高（95例），而且用法也有相应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组合。“项”在西汉用例不多（15例），但用法有所发展。据龙丹（2007），魏晋时期代表词仍是“颈”，“项”的用例数不到“颈”的1/4（41：183）。我们抽查了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几种代表性文献，可以证明当时口语基本上说“颈”，“项”少见：

	论衡	修行本起经	世说新语	周氏冥通记	百喻经	齐民要术
颈	10	3	2	1		16
项	4				1	1
颈项						1

由此看来，在战国后期“颈”取代“领”成为主导词之后，两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基本延续这一局面。

但是到了隋唐时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王毅力、徐曼曼（2009）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口语性较强的唐五代文献中，泛指“整个颈部”的“项”的用例非常多，甚至超过了“颈”。……另外，唐五代文献中，“项”和“颈”还经常同一位置交替出现，呈现出混用的局面。……唐五代时期“项”在一些作品中频繁使用，可能是北方方言成分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而“颈”在具有南方方言色彩的作品中占明显优势，如《祖堂集》。但到了宋代，表“颈”义的“项”没有继续唐五代的发展，还是趋于萎缩。

方云云（2010）则认为：

唐宋时期，脖子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颈”和“项”，二者在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上难分伯仲，在语法功能和义域等方面也表现出一致性，它们共同作为主导词主宰着语义场。她在统计了义净译经、王梵志诗、《北齐书》、《祖堂集》、敦煌变文、《旧五代史》和《五灯会元》7种唐宋文献的使用情况后指出：

“颈”和“项”在各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不一致，有的文献中“项”较高，有的则是“颈”较高，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正是因为当时“颈”和“项”在语义场中的地位相当，使用哪个词更多地取决于用词者的使用习惯，这才造成了当时各文献使用情况的不一一致。

由此可见，对“颈”和“项”的关系，王毅力、徐曼曼（2009）和方云云（2010）看法不尽一致。下面我们选取一些代表性文献，对隋唐宋时期{脖子}语义场的用词情况重新做一个考察。<sup>②</sup>

文献 词项	佛本行 集经	王梵 志诗	游仙 窟	朝野 金载	韩愈 全集	广异 记	敦煌 变文 <sup>③</sup>	祖堂 集	五灯 会元	朱子 语类	宋代 卷 <sup>④</sup>
----------	-----------	----------	---------	----------	----------	---------	-----------------------	---------	----------	----------	----------------------

<sup>①</sup> 参看张永言师《训诂学简论》（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66页。

<sup>②</sup> 有些相同的语料，我们的统计数据跟方云云基本一致，跟王毅力、徐曼曼有出入。

<sup>③</sup> 敦煌变文依据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

<sup>④</sup> 指《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

颈	7			2+1 <sup>①</sup>	16	12		3	17	4	3
项	16	4	2	13		4	21	1	8		2
颈项	1										1
脖项											2

隋唐时代的分布看不出明显规律。隋阁那崛多所译《佛本行集经》中，“项”是“颈”的两倍多，虽然各自有一些固定搭配，但总体而言词义和用法看不出明显差别，<sup>②</sup>正如《左传·襄公十七年》孔颖达正义所说：“颈之与项，亦一物也。”《王梵志诗》和《游仙窟》有“项”无“颈”，《朝野僉载》也是“项”远多于“颈”；但是《韩愈全集》根本不用“项”，16例全是“颈”，《广异记》“颈”是“项”的三倍，唐人《五经正义》及《汉书》颜师古注等多用“颈”来解释同义词“领，脰”等，而很少用“项”，《全唐诗》也是“颈”大大多于“项”；而方云云（2010）统计的义净译经则两者基本持平（颈 53，项 57）。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共时共域的语言系统中，表示{脖子}只需要一个主导词，要么用“颈”，要么用“项”，要么用“颈项/项颈”这样的双音形式，不大可能同时使用“项”和“颈”，这在今天的活方言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上述这些复杂的差异看来并非单纯的时代因素或地域因素所造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sup>③</sup>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自敦煌变文以下的晚唐五代宋文献中，“颈”和“项”则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敦煌变文一律用“项”，<sup>④</sup>而《祖堂集》、《朱子语类》和《五灯会元》这些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文献都是“颈”远多于“项”或者根本没有“项”。<sup>⑤</sup>

王毅力、徐曼曼（2009）推测“颈”和“项”在唐五代可能存在南北方言差别，此说有理。“项”为北方方言词从敦煌变文看得很清楚，同时，元代〈脖〉兴起之初，几乎都是“脖项”连文，可见在北方，〈脖〉之前是“项”，今天“项”在新疆、甘肃、陕西和山西一带还有比较集中的分布（详下文）。“颈”为南方方言词也可以得到《祖堂集》、《朱子语类》和《五灯会元》这些文献以及今天方言分布的支持。比较复杂的是《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的 8 个例子，它们集中出现在 6 篇所谓“宋人话本”中，大概是南北方言混杂的结果。

#### 4. 〈脖〉的来源

“脖子”的〈脖〉在元代突然大量见诸文献，关于它的来源人们有种种推测。

郑张尚芳（2003）认为：

“脖子”的“脖”古指“脐”，跟“颈”全无关系，元代才借来表“颈”。这个词是从“褌”来的。《说文》：“褌，黼领也”，段注：“领者颈项也，因以为衣在颈之号。”“领”从“颈”转指“衣领”和“褌”从“衣领”转指“颈”，是同类变化，所以“脖颈”的“脖”原来不收-t 而应收-k。《老乞大》“脖”从页，注音 bbuʔ，俗 bo，说明元明还有入声读法。

对于郑张先生的这一看法，盛益民（2010）已经提出两点商榷：一是汉语文献中“褌”表示“衣领”并不多见，更是完全没有表示“脖子”的例子；二是“褌”是一个高度书面化的词，跟口语词“脖”存在语体差异。我们认为盛说有理，这里不再讨论。

黄树先（2012b: 234）认为：

表示颈脖子的“脖”来自表示肩甲的“膊”字。同部位的字，在语义的转换上是很容易的。<sup>⑥</sup>

<sup>①</sup> 其中 1 例有异文：乌头门—乌颈门。

<sup>②</sup> 友生刘君敬博士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佛本行集经》中）项、颈有别，前颈后项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不区分前后时基本用‘项’（只有‘引颈’一处例外）。说明当时口语泛指‘脖子’时（即指向脖子部位要求回答对应的词）主导词应该就是‘项’，只是析言时对项颈依旧区分。这与变文、王梵志诗一致。”（私人通信）姑录于此以备进一步研究。

<sup>③</sup> 比如语体因素，像骆宾王七岁时所作的《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用“项”不用“颈”，大概是口语的实录，而《韩愈全集》用“颈”不用“项”，可能是书面语的用词特点。另外，刘君敬博士指出的“颈”和“项”析言时所指可能仍有区别也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一个因素。

<sup>④</sup> 《敦煌变文校注》有 4 例“颈”，都出现在《孔子项托相问书》后面的附录一《小儿论》和附录二《新编小儿难孔子》中（各 2 例），这两个附录都不是敦煌文献，时代也晚得多，而在内容相似的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中两处均作“项”。

<sup>⑤</sup> “颈”词义单一，“项”则义项较多。《朱子语类》中“项”很常见，但没有用作{脖子}义的。

<sup>⑥</sup> 详细的论证见该书 238 页。

应该说这种来源存在可能性，但是目前没有有效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

盛益民（2010）则认为“脖”“是来源于突厥语的语素”，他提出了三点理由：

（1）“脖子”义的“脖”在汉语方言中语音纷繁复杂，与中古没韵字没有关系，也看不出一个明确的来源。（2）“脖子”义位词作为身体部位词，是语言中的核心词，也是高频词。但“脖子”义的“脖”在元代之前一例未见，到元代仅《全元曲》就突然出现了47例。汪峰<sup>①</sup>、王士元在比较了语义创新的扩散和借用的扩散后得出一条判别借用的原则：“如果竞争的形式突然出现，而不是通过语义演变转化而来，就很可能源自借用。”“脖的产生是爆发式的，同时它的产生也不能从语义演变上得到解释，这很能说明“脖”是外语的语素。（3）在元代有“脖”“膊”的不同写法，似乎也能说明该语素刚进入汉语时字形不统一的语言事实。

盛文为探索〈脖〉的来源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证据显得不足。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音义无考的基本词，它们的来源一般都很很难说明。在基本词的历时替换中，新词“爆发式”产生的现象并非鲜见，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这类新词一般都来自汉语方言。<sup>②</sup>“脖”的产生“不能从语义演变上得到解释”并不能作为它是“外语的语素”的有效证据，因为来自方言的新词也是如此，它们一般都是“旧词的方言同义词”，“它们跟旧词往往在某一义位上一开始就是等义关系”，这同“新词是由其他词引申而来的一个新义”的情况完全不同。（参看汪维辉2000：400—401）<sup>③</sup>至于在元代该词有不同的写法，也不能“说明该语素刚进入汉语时字形不统一的语言事实”，因为这在口语词进入书面语的初期阶段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例子不胜枚举。（参看刘君敬2011）总之，盛文列举的三条理由还不足以证成“脖”一定来自外语而不可能来自方言；更何况，作者列出的突厥语族语言表示“脖子”义的词跟汉语的“脖”在语音上并不严格对应——bojun/bojən/bojin——作者认为“汉语‘脖’正是对应了突厥语的bo音节”，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把后半部分丢掉了。<sup>④</sup>在“余论”部分，作者解释为什么早期多采用“脖X”的双音形式时说：“因为突厥语的boyin是双音节形式，而当时二等字‘颈’‘项’可能已经发生了颚化，且‘颈’‘项’的韵尾都是鼻音，也可以和后一个音节yin对应，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脖颈’‘脖项’的产生。”事实上，〈脖〉早期见于文献的例子几乎都是“脖<sup>⑤</sup>项”，而没有“脖颈”<sup>⑥</sup>：据方云云（2010）统计，“脖”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元典章·刑部》和《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卷》中一共出现10例，除1例“顿子”外，其余9例全都是“脖项”；刘君敬（2011）引了5条早期用例，除1例“膊子”外，其余也都是“膊（顿）项”。如果说“颈”和yin还勉强能对应，那么“项”跟yin除了“韵尾都是鼻音”外，主元音怎么对应呢？另外，在今天的大官话区，晋语也说“脖”，这似乎也暗示这个词不大可能来自外语，因为晋语的词汇是相对保守的。盛文认为：“汉语没有从突厥语借‘脖’语素的需要，我们认为‘脖’语素是突厥民族的一个底层词。从隋唐五代到宋这段时间，有大量的突厥人融入汉族并改操汉语，‘脖’作为底层成分正是在这段时间进入汉语的。”这倒是不无可能的，可以进一步探讨。

方云云（2007）推测“‘脖’是个北方方言词”，理由有四：（1）元代以后标准语由南系官话开始向北系官话转变；（2）“脖”多在北方文献中出现；（3）元杂剧中的作者主要是北方人，作品也是反映北方话；（4）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官话区普遍用“脖”，而在南方官话区则另用它词。

<sup>①</sup> 当作“锋”。

<sup>②</sup> 来自外语的借词并非绝对没有，但是极少（因为不同语言之间基本词的借用是相当困难的），比如“哥”可能就是，参看王力（1958/1980：506—507）、张清常（1998）、黄树先（1999）等。

<sup>③</sup> 事实上汪峰、王士元（2005）是把“脖”作为语义创新的例子来使用的，虽然这样的处理不无可商之处。细读该文，我觉得他们所说的“借用”应该包括不同语言和不同方言之间的借用。

<sup>④</sup> 孙凯（2014）对盛说在音韵方面存在的困难有详细的讨论，请读者参看。

<sup>⑤</sup> 包括各种异写。下同。

<sup>⑥</sup> 《汉语大词典》“脖颈”的始见书证是《儿女英雄传》，显然太滞后了，此词在元杂剧石君宝《秋胡戏妻》和无名氏《朱砂担》中各有1例，不过都见于明代臧晋叔编的《元曲选》，不一定能看作元代的语料，另外《金瓶梅词话》中也有1例，可见“脖颈”一词至晚在明代就已经见诸文献了。

王毅力、徐曼曼（2009）则认为：

据现有材料，元代表“颈”义的“脖”最早见于元曲和《元典章》，未见于其他同时期文献，据此可以推测“脖”是当时元大都（今北京）方言词。

〈脖〉毫无疑问是一个北方方言词，至于最初具体是哪个地方的词，则不易断定，王、徐（2009）的推测恐怕过于坐实了。我们推测，它有可能在宋辽金时代就已经通行于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了，只是少有机会进入文献。〈脖〉始见于文献的年代可能比一般所认为的元代更早，刘君敬（2011）引了下面这条材料：

《金史》“昌州宝山县北五百余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年改名抹白山……”云云。

【按】抹白者，汉语刎脖二字。本奚地，故金人更名为厌胜计。（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日月山”，清胡玉缙抄本，29页下）<sup>①</sup>

如果李文田的解释可信<sup>②</sup>，那么〈脖〉在文献中出现的年代可以上推到12世纪中叶（金大定二年为公元1162年，大定二十年则是1180年），比元代的用例早一百多年，字写作“白”，显然是个记音字<sup>③</sup>。

明代刊刻的两种话本小说中有如下两例值得提出来特别讨论：

（10）那汉见那妇人叫将起来，却荒就把只手去克着他**项**，指望坏他性命。（《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8页下）<sup>④</sup>

（11）看那从嫁锦儿时，脊背后披着一带头发，一双眼插将上去，**项**上血污着。

（《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8页下—9页上）<sup>⑤</sup>

前一例的故事发生在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后一例则是南宋绍兴十年发生在行在临安府（今杭州）。需要讨论的是这两个例子的语言年代。

《清平山堂话本》包括短篇话本小说27篇（含5个残篇）<sup>⑥</sup>，实则为散佚多年的《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是明代嘉靖时钱塘人洪楸的斋名<sup>⑦</sup>。其中的《简帖和尚》一篇，一般认为是宋人话本<sup>⑧</sup>，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元代人的作品<sup>⑨</sup>。从故事内容、行文风格和语言习惯来看，我觉得收在《清平山堂话本》里的《简帖和尚》虽然不可能完全保存南宋话本的原貌，但相去不会太远<sup>⑩</sup>。

至于《京本通俗小说》，据刊印者缪荃孙说“的是影元人写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此话并不可信，此书很可能是从《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抽出来的伪造品，甚至有人认

<sup>①</sup> 友生张福通博士认为：“‘抹白’很可能是方言‘抹脖’。《金史·地理志上》（中华本，567页）：‘宝山’下小字：‘有狗涎，国言曰押恩尼要。其北五百余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国言涅里塞一山。’‘国言’似指女真语。则‘抹白’仍是德兴府昌州下当地人的方言记音字（汉语北方方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该词不是受突厥语影响。”（私人通信）

<sup>②</sup> 友生真大成博士函示：抹白山“本奚地”，而《金史》有“抹白奚”，当为奚族一支。奚族原与契丹同族，多姓萧，金灭辽后，改称“石抹”（元代亦然）。“抹白奚”之“抹”与“石抹”或有关联。李文田的解释恐不可据（清末以来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但当时学者多无民族语言之观念与知识，所释语源大抵陷入流俗之说）。（2014年9月17日电邮）

<sup>③</sup> 友生刘君敬博士来函，从语音方面推测了〈脖〉的产生时代，认为（具体论证从略）：一、〈脖〉最初读作入声，而且只能读作入声。“项”的存在说明：〈脖〉最初用文字记录时，其主要元音应该是[a]，韵尾应该是某个辅音C（[-ʔ]）。二、“脖”为浊声母字。据此可定其最初用文字记录时，〈脖〉音[baʔ]。《老乞大》注音已非旧读。发生音变需要时间，这也可以作为证据说明该词应该早于元代，金代“抹白山”的例子可能就是更早的可靠例证。

<sup>④</sup> 刘君敬（2011）云：“张涌泉（1995[《汉语俗字研究》]）‘项’条已经指出这里就是‘脖’（155—6页）。又《古今小说》卷35录本篇作‘项’（470页下）。”

<sup>⑤</sup> 《警世通言》卷十四《一窟鬼癫道人除怪》同，冯梦龙题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sup>⑥</sup> 其中15篇为1929年日本著名汉学家盐谷温教授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另外12篇系北京大学马廉教授于1933年在宁波购得。参看《古本小说集成》本《清平山堂话本》的魏同贤《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sup>⑦</sup> 同上注。

<sup>⑧</sup>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收入《简帖和尚》，目录下注云“年代不明，暂入本卷”。关于《简帖和尚》的成书年代，可参看刘坚《近代汉语读本》和《古代白话文献选读》的解题，他说：“我们大概可以说《简帖和尚》本来是宋人的作品，后来经过元人修改，但是还保留着较多的宋代语言特点。”

<sup>⑨</sup> 许政扬《话本征时·简帖和尚》，收入《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年，256页。

<sup>⑩</sup> 这个问题笔者拟另文专论。



为作伪的就是缪荃孙。<sup>①</sup>但是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比如那宗训（1985：36）经过深入研究后断言：《京本通俗小说》“并非现代人的伪造品，必定出现在冯梦龙的三言之前。冯氏编辑三言的时候，把京本的一些篇小说收在三言之中”，“三言中，与京本相同的部分，是从京本钞录下来”，而不是京本钞三言。<sup>②</sup>他的论证很有说服力，我认为在几乎一边倒的“伪书”说声浪中，那氏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京本通俗小说》虽然不可能是“影元人写本”，<sup>③</sup>但是刻于《三言》之前的看法是有充分证据的。<sup>④</sup>

上引两例都称“胙项”，且字均作“胙”，<sup>⑤</sup>犹存前代之旧，<sup>⑥</sup>可见这两个明代刻本都是有所据的，鲁迅说“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颇合情理。例（10）《古今小说》录作“胙”，则是冯梦龙把它改成了明代的通行字体。<sup>⑦</sup>因此，这两个“胙项”很可能是记录的宋代口语，例（11）应该是南宋的临安话，而这个词是宋室南渡时从汴京一带的方言中带过来的。<sup>⑧</sup>遗憾的是，这个词没有保留到今天的杭州话里。<sup>⑨</sup>

综合以上三条材料，我们推测〈胙〉在元代以前有可能已经进入文献，而且通行地域并不限于北京一带。当然这一推测还需要更多材料的证明。

### 5. 〈胙〉的扩散过程及替换“颈/项”的时间

关于〈胙〉的扩散过程及其在官话区替换“颈/项”的时间，研究者的意见还不一致，下面我们重新考察一些代表性语料，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在基本词历时替换的研究中，穷尽性地搜罗新词的各种异写十分重要，但这一点常常被忽视。因为口语中的新词刚刚进入书面语的时候，大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写法，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用同音字或新造字去记录，结果异写纷繁。如果字形搜罗不全，就会导致语言史实描写不确。〈胙〉在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孛，钺，胙，颞，膊，胙，鶒。<sup>⑩</sup>现有的研究由于

<sup>①</sup> 见马幼垣《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收入《中国小说史集稿》，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19—44页。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也说：“至于《京本通俗小说》，可以想象，是缪荃孙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抽出来编成的伪书。”（修订译本，376页）

<sup>②</sup> 鲁迅（1923）说：“元人杂剧虽然早经销歇，但尚有流传的曲本，来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说也一样，也幸而借了‘话本’偶有留遗，使现在还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瓦舍中说话的模样。其话本曰《京本通俗小说》，……宋民间之所谓小说的话本，除《京本通俗小说》之外，今尚未见有第二种。（引者按：当时《清平山堂话本》尚未为世人所知。）……钱曾《也是园书目》（十）著录的‘宋人词话’十六种中，有《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而《通俗小说》即是若干单篇本的结集，并非一手所成。……然而在《通俗小说》未经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说也未尝断绝；他间或改了名目，夹杂着后人拟作而流传。那些拟作，则大抵出于明朝人，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虽然也有变更，而大体仍然无异。”可见鲁迅也不认为《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

<sup>③</sup> 比如“元来”有时写作“原来”，这不可能是元代和元以前人的写法。

<sup>④</sup> 李家瑞《从俗字演变上证明京本通俗小说不是影宋写本》认为：“通俗小说必是明人钞写的，最早还不能早过宣德年间。”（《图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转引自那宗训文）那宗训认为“李氏的话可信”。（那宗训上引文，32页）

<sup>⑤</sup> 《简帖和尚》有“胳膊”，“膊”和“胙”分用划然。

<sup>⑥</sup> 这两篇小说“原来，原先”的“原”均写作“元”，也是保存旧貌的一个例子。

<sup>⑦</sup> 据刘君敬（2011）研究，写作“胙”是从明代开始的，元代写作孛、钺、颞、胙、膊。明代刊刻的书中仍写作“胙”的只有《清平山堂话本》、《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刘文未把《京本通俗小说》作为明代刻本列入考察范围），共8例，而这些例子都出现在所谓“宋元话本”中（包括：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崔衙内白鹞招妖、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sup>⑧</sup> 《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一篇，一般也认为是宋人话本（如胡士莹[1980：200]说“本篇无疑是宋人话本”），说的也是南宋行在（临安）的故事，其中有地名“鹅项头”，可见原先的杭州本地话应该是说“项”的，现在浙江萧山、绍兴县、上虞、诸暨、浦江、义乌、金华、武义、衢江、缙云、宣平（旧）、丽水、松阳、云和、景宁（吴）及安徽南陵、江西广丰、上饶县的吴语还说“项颈”（参看《地图集》），“项”仍保存在双音形式中。

<sup>⑨</sup> 关于杭州话的〈脖子〉义词，各家说法存在分歧。钱乃荣《杭州方言志》作“头颈 头颈骨”（55页），《汉语方言地图集》作“头颈”，鲍士杰编《杭州方言词典》“脰颈”和“脖子”兼收（单行本151、274页），但是在概述部分谈杭州方言特点时举到“脖子”，却是说“头颈”，和外围的湖州、嘉兴一致（单行本17页，六卷本153页）。鲍士杰《说说杭州话·杭州话词汇的特点》作“脰颈”（杭州出版社2005年，88—91页）。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国语—吴语对照词汇”是“脖子：颈根”（211页），未记录杭州的对应说法。在笔者所见的杭州话资料中，只有鲍士杰编《杭州方言词典》记录了“脖子”的说法，方云云（2007）和刘君敬（2011）都据此作了一些推论。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笔者特地打电话请教了鲍士杰先生，他回答说杭州话说“脰颈”，不说“脖子”。可见《杭州方言词典》收“脖子”是有问题的。

<sup>⑩</sup> 参看方云云（2007）、刘君敬（2011）。刘君敬（2011）对〈胙〉的字形演变及“胙”最终胜出的原因有精

遗漏了其中的一些写法（有的还是很重要的字形），导致结论失误。

王毅力、徐曼曼（2009）和方云云（2010）在论证元明清时期〈脖〉和颈、项的关系时各自统计了13部文献，但数据出入很大，实际上都不准确，更严重的问题是都遗漏了重要的字形。比如王毅力、徐曼曼（2009）说：

总的来说，在明代的北方方言中“脖子”战胜了“颈”，成为“颈”语义场的主导词。在南方方言中，还是在使用“颈”，笔者调查了几部以江淮方言或吴方言为背景的明代作品，如《三遂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和《训世评话》等，未曾见到脖或脖子的用例。这样一来，在明代就形成了以淮河为界、“颈”和“脖（脖子）”南北对峙的格局。

事实上《西游记》、《封神演义》和《训世评话》都是有〈脖〉的，不过是写作膊、辮，其中《封神演义》2例见下，《西游记》第四十六回“那刽子手将一条绳套在他膊项上”一例《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膊”条都已引，《训世评话》有2例，均作辮，刘君敬（2011）已提及但未引：

（12）母亲曾害辮上丁疮，十分危殆。（9白）文言部分作：母尝患丁肿于颈，危甚。

（13）把自手拿的刀儿来，自到（？）辮子死了。（15白）文言部分作：举刀刎颈而死。

都是文言原文作“颈”而白话翻译成“辮子”，全书表示{脖子}就只有这2例“颈”和2例“辮子”，没有“项”。如果《训世评话》的方言背景确实是江淮官话，那么这个典型语料可以证明，早在15世纪后期的江淮官话口语中已经说“脖子”了。<sup>①</sup>

大型辞书也有因不明俗字而误释的，比如《汉语大词典》【膊子】条：

膀子，胳膊。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三折：“他开开门，搂着俺那黑膀子。”《儒林外史》第三回：“两傍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膀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沙汀《淘金记》三：“他人很滑头，从不攫取什么过份打眼的利益，虽然他也并不拒绝那些送上门来，或者膀子一伸便可拿到的物事。”

按：《李逵负荆》例肯定是同“脖子”。“搂着膊（膀）子”是生活中的常情，如：搂过膀子来，就亲了个嘴。（《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八回）四更天了，我想此时他们的事也完了，搂着脖子睡了。（《灯月闲情·天缘债》卷上第六出）<sup>②</sup>“膀子，胳膊”怎么搂？《儒林外史》中“膀子”3见，应该都是指胳膊，“膊”用同“膀”<sup>③</sup>；不过还有一例“颈膀子”，则是指脖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膊”字条“用同‘膀’”义下都引了：

（14）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计论！”卜信听见这话，头膀子<sup>④</sup>都飞红了，接了茶盘，骨都着嘴进去。（《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

“膀子”用同“脖子”的例子并不鲜见，<sup>⑤</sup>又如：

（15）拿到西角头，坐西朝东，绑将起来，膊子里挣（插）一面招旗——“犯人李

---

到的研究，可以参看。

<sup>①</sup> 《训世评话》成书于1473年。关于此书的方言背景，可以参看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的讨论。

<sup>②</sup> 参看刘君敬（2011）。《李逵负荆》例刘文已引，理解不误。

<sup>③</sup> 比如：严贡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时头晕上来，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呕出许多清痰来，来富同四斗子，一边一个，架着膀子，只是要跌。（第六回）可比较：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滚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第三回）“架着膀子”就是“架着膀子”，可见“膊”用同“膀”，“二典”“膊”字条均未收此音义，可补。白维国主编《白话小说语言词典》【膊子】条仅列“胳膊”一义，引了《儒林外史》第六回和《西游记》第九十八回两个例子。

<sup>④</sup> 李汉秋校：“头膀子，申一、二本作‘颈膀子’。”（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285页）按：作“颈”是，“颈脖子”常见，至今吴敬梓的家乡安徽全椒话仍说“颈脖子”（此承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杨修群教授见告），“头膀子”不词。

<sup>⑤</sup> 刘君敬（2011）曾引到下面这个例子并加了按语：贼败退，自龙脖子至莫愁湖尸相积如藁捆。（清杜文澜《平定粤匪记略》卷7“五月”，清同治刻本，91页上）按，该书卷18“六月”有“占取龙膊子山”语（232页下）。“龙膊子”即“龙脖子”，今南京紫金山西南、明城墙外还有一条路，叫做“龙脖子路”。

弘一毒药杀人”，刽子提刀一下，要了头又要充军。（明成化本《白兔记》第七出）<sup>①</sup>

（16）话言高友乾骑着花斑豹，见龙须虎凶恶，忙取混元宝珠，劈面打来，正中龙须虎的膊（膊）子。打的扭着头跳，左右救回黄飞虎。（《封神演义》第三十八回）

（17）季康乃左道傍门，念动咒语，顶上现一块黑云，云中现出一只犬来，把南官适夹膊子上一口，<sup>②</sup>连袍带甲，扯去半边，几乎被季康刀劈了。（又第六十六回）

《西游记》、《封神演义》和《训世评话》的例子说明，在明代〈脖〉已扩散到了江淮官话区，跟今天的分布一致。在明代的通俗小说中，《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脖〉都已超过“颈/项”，<sup>③</sup>《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脖〉也出现了26例，<sup>④</sup>《型世言》、两拍、《西湖二集》、《欢喜冤家》这些吴地作品中也有一些〈脖〉的用例，<sup>⑤</sup>可见吴地文人已经熟知这个词。汉语部分修改于1483年的《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都说“脖项”而无“颈”。这些事实都表明，至晚到明末，在江淮官话（含部分）以北的大官话区，〈脖〉应该已经取代“颈/项”成为主导词了。

根据以上的讨论，{脖子}义词的历时演变可以小结如下。

汉语相当于neck的词数量众多，变化复杂，历史上经历了两次词汇更替，代表了基本词中多变的一种类型。

上古早期用“颈”。“颈”始见于《左传》和《国语》，大约到战国后期，取代“颈”变成主导词。从语源上看，“颈”的本义应该是“脖子”，不过它还常常特指“脖子的前部”，跟“项”形成互补关系。“颈”从战国后期到魏晋南北朝一直是{脖子}义的主导词。“项”和“脰”都始见于《左传》。“项”本指脖子后部，在先秦已可泛指脖子，但文献用例很少。“脰”在上古用例多于“项”，但可能是一个齐地方言词，到西汉文献中大概已经成为一个古语词。<sup>⑥</sup>西汉出现〈亢〉，可指脖子前部，也可泛指脖子，用例不多，不晚于魏晋已经从文献中退出。<sup>⑦</sup>

隋唐时期，“项”的用例大量增加，有的文献只用“项”，没有“颈”，但也有相反的情形，两者的分布看不出明显的规律。晚唐五代宋时期，“颈”和“项”则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用“项”，南方用“颈”。这一分布规律也可以得到元代文献和现代方言的印证。

〈脖〉在元代突然大量见诸文献，关于它的来源人们有种种推测。我们认为，〈脖〉始见于文献的年代有可能比一般所认为的元代更早，也许在宋辽金时代它就已经通行于淮河以北广大北方地区的口语中了。〈脖〉应该是一个汉语北方方言词，而不大可能是外来的借词。至晚到明末，在江淮官话（含部分）以北的大官话区，〈脖〉大概已经取代“颈/项”成为主导词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 二 共时分布

迄今为止对{脖子}义词的共时分布尚无全面准确的描述。<sup>⑧</sup>本节主要依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063 脖子”地图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补做这一工作。

{脖子}的方言说法相当纷繁复杂，大致可以归纳成五系<sup>⑨</sup>：脖系<sup>①</sup>，颈系<sup>②</sup>，项系<sup>③</sup>，

<sup>①</sup> 大阪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成化本“白兔记”の研究·本文篇》，[日]汲古书院2006年，220页。

<sup>②</sup> 狗在脖子上咬一口的情节在《封神演义》中多见，可比较：余元只顾赶杨戩，不知暗算难防，余元被哮天犬夹颈子一口，正是，此犬：牙如钢剑伤皮肉，红袍拉下半边来。余元不曾提防暗算，被犬一口把大红白鹤衣扯了半边。（第七十五回）远远将哮天犬祭起，余化龙那里知道，被哮天犬一口咬了颈子，连盔都带去了。（第八十一回）不过这种场合一般都说“颈子”，称“膊子”的仅此一见。

<sup>③</sup> 据王毅力、徐曼曼（2009）统计。

<sup>④</sup> 据刘君敬（2011）统计。

<sup>⑤</sup> 其中两拍（7例）、《西湖二集》（6例）据刘君敬（2011）统计，《型世言》（3例）和《欢喜冤家》（4例）为笔者所调查。

<sup>⑥</sup> 参看吴宝安（2011：84）。

<sup>⑦</sup> 参看吴宝安（2011：85）、龙丹（2007b）。

<sup>⑧</sup> 笔者在修改本文期间写信求教于岩田礼先生，承岩田先生赐告：南开大学博士生孙凯在今年暑期于金泽大学进修期间，（在岩田先生的指导下）绘制了四幅“脖子”地图，并撰写了解释的论文（孙凯2014）。岩田先生随即致函孙凯博士请他发来了地图和论文。笔者在此谢谢岩田礼先生的热忱帮助，也感谢孙凯博士允许我参考并引用他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孙凯（2014）对共时分布的描写比本文更详尽，令人欣慰的是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请读者参看孙凯博士的文章。

<sup>⑨</sup> 有些双音形式跨系，两边都算。除这五系之外，还有“给<sup>35</sup>给<sup>01</sup>儿”、“□□[tɿ<sup>35</sup>kai<sup>01</sup>]等”和“其他”，都有个别点，这里略而不论。

脰系<sup>④</sup>，颌系<sup>⑤</sup>。详见下表。

词项	方 言 分 布
脖系	官话 <sup>⑥</sup> 、晋语
颈系	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 <sup>⑦</sup> 、晋语 <sup>⑧</sup> 、吴语、赣语、徽语、湘语、粤语、客家话、闽语 <sup>⑨</sup> 、畲话、土话、平话、乡话、儋州话
项系	西南官话（部分）、江淮官话（部分）、中原官话（部分）、兰银官话（少数）、晋语（个别）、吴语（部分）、土话（个别）
脰系	闽语（闽东、闽中、闽北、闽南、琼文、莆仙、邵将 <sup>⑩</sup> ）、吴语 <sup>11</sup>
颌系	闽语（闽南）

最主要的是“脖”系和“颈”系的对立，大致以长江为界，北“脖”南“颈”，江淮官话是过渡地带，其中洪巢片有些地方已经说“脖”系，或者“脖”系和“颈”系并存（如南京<sup>12</sup>），泰如片和黄孝片则还是“颈”系。也就是说，在大官话区（含晋语），除了大部分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云南除外<sup>13</sup>）之外，基本上都是“脖”系。“颈”系的分布区域最广：在南方，除了闽语之外，它覆盖了所有各大方言区；在官话区，大部分江淮官话和除云南省以外的西南官话也是它的地盘。

“项”系分布范围有限，并且主要是跟“颈”、“脖”结合，作为语素保留在复合词中，<sup>14</sup>但是分布情况最为复杂，详见下表：

<sup>①</sup> 包括脖、脖子、脖一/[脖一]（原注：不包括“脖子”）、脖颈/脖颈子、脖颈骨、脖子骨、脖筋、脖梗/脖梗子、脖儿梗/脖拉梗、脖板、脖浪锅<sup>②</sup>等、疙拉喇子等、颈脖/颈脖子、项脖、脖项、脖项子、脖项子~板颈。

<sup>②</sup> 包括颈、颈一、颈颈、颈脖/颈脖子、颈领、颈项、颈梗、颈根、颈竿/颈杆、颈筋、颈骨、颈拐、颈把子、颈箍、颈壳、颈块、颈板、颈嗓/颈三<sup>③</sup>、颈X（原注：“X”代表难以写出本字的成分）、头颈、头颈骨、扁颈、板颈、X颈、项颈、脖项子~板颈、脰颈、颌颈团、颌团颈。

<sup>③</sup> 包括项、项颈、颈项、项脖、脖项、脖项子~板颈。

<sup>④</sup> 包括脰、脰仔/脰团、脰颈、脰领、脰蒂、脰蒂口[kuan<sup>21</sup>]、脰颅、脰咙、脰管、脰骨、脰骨崽、脰骨根、脰总<sup>④</sup>、脰口[nysiq<sup>41</sup>]、口[cin<sup>55</sup>]脰。

<sup>⑤</sup> 包括颌、颌团、颌颈团、颌团颈、颌管、颌管团、颌团管、颌肌、颌骨团、颌团骨、颌口[bun<sup>53</sup>]。

<sup>⑥</sup> 其中“江淮官话”只有洪巢片的江苏灌云、涟水、射阳、泗洪、南京和安徽淮南、滁州、马鞍山等少数点，“西南官话”只有云南大部以及贵州晴隆、安顺、贵阳和四川西昌等少数点。

<sup>⑦</sup> 只有陕西镇安、平利、安徽五河、霍邱、河南商城（以上五个点都是“颈脖/颈脖子”，也可以归入“脖系”）、新疆阿克苏、焉耆、青海湟源、乐都等少数点。

<sup>⑧</sup> 只有河南鹤壁一个点。

<sup>⑨</sup> 只有福建顺昌、永安、将乐、漳平、建宁、光泽、泰宁等少数点，《地图集》把这些点定为闽语，但方言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李如龙（2001：19）指出：“某些边界方言由于受邻近方言的影响，长期的大面积的渗透，最终也可能发生蜕变。在闽语的西北缘有两处这种方言蜕变的事例。一是宋代的邵武军所辖的4个县（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由于宋元之后江西东北部说赣方言的人陆续迁入，在总人口中甚至占了优势，当地原来的闽北话虽然还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语音特征和特征词，但从总体来看，不论是语音系统还是词汇面貌，都已经是赣语的特征占优势了。例如语音方面……。词汇方面也有好多常用词已经不是闽方言。……尤其是建宁和光泽，蜕变为赣语更为明显（参见李如龙，1991，219页）。”庄初升教授来函告知：建宁、光泽、泰宁三个点应该划归赣语。学界关于建宁、泰宁的归属争议不大，有争议的是邵武、光泽，他和万波教授2007年在那一带做了较长时间的调查，认为邵武、光泽应该划归赣语。（2014年12月4日电邮）

<sup>⑩</sup> 邵将片仅邵武一个点，说“口[cin<sup>55</sup>]脰”（据《地图集》）。庄初升教授函示：他和万波教授2007年调查的结果邵武是“颈子 kian<sup>55</sup>tsə<sup>2</sup>”。（2014年12月4日电邮）

<sup>11</sup> 《地图集》只有福建浦城吴语一个点写作“脰颈”。其实浙江庆元吴语的“头颈”也是“脰颈”（详下）。另外，广泛分布于吴语和部分徽语的“头颈”实际上可能也是“脰颈”，详见下文的讨论。

<sup>12</sup> 《地图集》南京是“颈脖/颈脖子”，《南京方言词典》则是“脖子”和“颈子”兼说。

<sup>13</sup> 孙凯（2014）指出：“（‘脖’在）云南省一带的集中分布可能是明清以来移民影响的结果，并且通过这一地区向东发展影响到广西和湖南。”这是合理的解释。

<sup>14</sup> 单说的极少，《地图集》只有晋语山西阳城一个点。

方言区	词项	方 言 点
晋语	项	山西阳城
	脖项	陕西志丹
中原官话	脖项(子)	甘肃定西、环县, 陕西黄龙、大荔、永寿、西安、户县、商洛, 新疆吐鲁番
	项脖	山西襄汾
	项颈	甘肃西峰
兰银官话	脖项(子)	甘肃兰州、嘉峪关、高台、张掖
西南官话	颈项	四川青川、旺苍、北川、盐亭、平仓、华蓥、成都、遂宁、宝兴、泸定、汉源、乐山、米易, 贵州德江, 重庆忠县, 陕西镇巴, 湖北恩施、潜江、钟祥
江淮官话	颈项	江苏宝应、东台、如东、南通、靖江(官)、扬中、丹徒、句容
吴语	颈项	江苏通州、靖江(吴)
	项颈	浙江萧山、绍兴县、上虞、诸暨、浦江、义乌、金华、武义、衢江、缙云、宣平(旧)、丽水、松阳、云和、景宁(吴), 安徽南陵, 江西广丰、上饶县
土话	颈项	广西兴安

主要有四片：(1) 新疆、甘肃、陕西、山西一带的兰银官话、中原官话和晋语，除山西阳城（单说）和甘肃西峰（“项颈”）外，都是跟“脖”组合；(2) 四川、贵州、重庆、陕西、湖北一带的西南官话，都是“颈项”；(3) 江苏境内的江淮官话和个别吴语，也都是“颈项”；(4) 浙江中北部及安徽、江西个别点的吴语，都是“项颈”。其中(1)和(2)呈毗邻分布，也可以合并成一片；(2)和(3)都是“颈项”，很可能有同源关系，本来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关系就密切；只有(4)跟其他三片呈远隔分布，外围都是“颈”系，它的来源还是一个谜。<sup>①</sup>

闽语除少数点受到客赣方言的影响用“颈”系外，集中使用“脰”系和“颌”系。“脰”是上古汉语的遗存，分布在闽东、闽中、闽北、闽南、琼文、莆仙、邵将各区；“颌”则是独立的创新，<sup>②</sup>仅见于闽南话，是闽南话的特征词。

秋谷裕幸教授提醒笔者：“头颈”和“脰颈”的关系值得注意。曹志耘、秋谷裕幸主编(2014)指出：<sup>③</sup>

吴语和徽语的大多数方言说“头颈”，可视为它们的词汇特点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头颈”其实是“头颈”和“脰<sup>④</sup>颈”的统称。比如：

头颈	阳平+阴上	阳去+阴上
上海 脰颈dɿ <sup>11</sup> tɕiŋ <sup>53</sup>	11+33	11+53
汤溪 脰颈dəu <sup>11</sup> tɕiei <sup>535</sup>	33+535	11+535
诸葛 脰颈dɿu <sup>11</sup> tɕi <sup>45</sup>	33+45	11+45
东阳 头颈dəu <sup>11</sup> kən <sup>423</sup>	11+423	35+0

<sup>①</sup> 孙凯(2014)对此有一个解释：“岩田礼(2009: 16)说：‘北方方言的东西对立或许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扬雄《方言》时代定型的分布模式，但可能大部分是由后起的因素决定的。北方西部分布的词形有不少来自南方或长江流域的方言，经过四川北部及陕南地区传播过来。’现代方言里保留‘项’作为词根的，除了在北方西部的关中和沿黄河一带的集中分布，恰好就是徽南、浙西和赣东北的狭长地带，以及沿长江流域的方言。”

<sup>②</sup> 汪锋、王士元(2005)指出：“一些方言现在用‘颌’来表达‘脖子’的意思。从文献中可以知道‘颌’曾有两个常见义项‘下巴’和‘点头’，以及一个不常见义项：下巴和喉头之间的部位。还没有文献材料说明‘颌’有‘脖子’的意思。我们推测：这个少见义项可以作为从‘下巴’到‘脖子’的转变过渡。为此，我们将方言中以‘颌’表‘脖子’的变化作为一项语义创新。”维辉按：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把汉语的“喉”对应藏语的ko 脰颈，下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08页)，可以作为“脖子”和“下巴”有关联的旁证。参看黄树先(2012b: 242)。

<sup>③</sup> 感谢秋谷裕幸教授允许笔者引用这一尚未公开出版的论著。

<sup>④</sup> “脰”，《集韵》去声候韵大透切：“《说文》：项也。”

永康 头颈dəu <sup>33</sup> kɛiŋ <sup>545</sup>	33+545	11+545
休宁 头颈t <sup>h</sup> iu <sup>55</sup> tɕia <sup>31</sup>	55+31、53+31	33+31

曹志耘(1996)<sup>①</sup>描写了徽语严州片的四个方言。遂安、寿昌方言说“脰颈”，淳安、建德方言则说“头颈”：

头颈	阳平+阴上	阳去+阴上
遂安 脰颈t <sup>h</sup> iu <sup>55</sup> tɕin <sup>0</sup>	24+213、33+33	55+213、55+0
寿昌 脰颈t <sup>h</sup> əu <sup>33</sup> tɕien <sup>24</sup>	11+24、52+0	33+24
淳安 头颈t <sup>h</sup> u <sup>445</sup> tɕin <sup>55</sup>	445+55、31+55	53+55
建德 头颈təu <sup>33</sup> tɕin <sup>213</sup>	33+213、33+55、	55+213、55+0
	33+334、33+0	

由于大多数吴语不能区分“阳平+阴上”和“阳去+阴上”的连读调，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头颈”还是“脰颈”。比如：

头颈	阳平+阴上	阳去+阴上
温州 头/脰颈dəu <sup>32</sup> tɕiaŋ <sup>45</sup>	32+45	32+45
常山 头/脰颈du <sup>22</sup> kŋ <sup>52</sup>	22+52	22+52

本书中统一记作“头颈”，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上述看法很重要。<sup>②</sup>归结起来就是，在说“头/脰颈”的一大片区域中，存在三种情况：

- (a) 在能区分“阳平+阴上”和“阳去+阴上”的连读调的一些方言点，已经证明前字是“脰”，如上面所列的上海、汤溪、诸葛、遂昌、寿昌；
- (b) 另一些点则被证明是“头”，如东阳、永康、休宁、淳安、建德；
- (c) 更多的点不知道是“头”还是“脰”，因为不能区分“阳平+阴上”和“阳去+阴上”的连读调，暂时无法证明。

“头/脰颈”在吴、徽语区基本上呈大面积连续分布（除去浙江省中部纵贯南北的“项颈”带状区），这样的分布特征意味着它们有共同的来源，我们推测原始形式应该是“脰”而不是“头”，这样说有几点理由：

(1) 南边毗邻的大片闽语区正是“脰”系，而且其中位于交界处的浙江庆元吴语和福建浦城吴语就是“脰颈”，因为这两个方言能区分前字的浊平和浊去；<sup>③</sup>

(2) 在各地方言众多的{脖子}义复音词中，前字用“头”的没有第二例，<sup>④</sup>通常都是“脖，颈，项，脰，颌”这些直接表示{脖子}的词根位于前字，后面跟上其他成分，而由两个同义词根并列构成的双音词倒是十分常见，有脖颈、脖项、项脖、颈颌、颈项、项颈、脰颈、脰颌、颌颈，所以“脰颈”符合汉语{脖子}义复音词的构词习惯，而“头颈”则缺乏旁证；

(3) 那么如何解释上面(b)类的“头”呢？我们推测这很可能是受了“俗语源”的影响：因为“脰”是个古老的语素，人们早就不知道它的理据了，所以就把它想当然地理解成了位置相邻、读音相近的“头”，于是“脰颈”就变成了“头颈”，<sup>⑤</sup>而恰好在多数吴语中“阳平+阴上”和“阳去+阴上”的连读调相同，人们把它写成“头颈”也就很顺理成章了。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那么“脰”的分布地域就要比《地图集》所标的扩大许多，它就不是闽语的特征词，而是闽语和吴语的共有词了。

<sup>①</sup> 引者按：见曹志耘《严州方言研究》，《中国语学》“开篇”单刊7，[日]好文出版1996年，121页。

<sup>②</sup> 其实秋谷裕幸(2008:286)早已提及上述现象，指出：“可见‘脰’的分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sup>③</sup> 这一点承秋谷裕幸教授告知。秋谷先生还说：福建山区闽语的“脰颈”应该是江西的“颈”和闽语的“脰”的混合词。

<sup>④</sup> 采用偏正式构词的本来就极少，在《地图集》所列的约80种复音形式中，只有“扁颈，板颈，X颈，□[cin<sup>55</sup>]脰”这几种，前字的语义跟“头”都没有关系。

<sup>⑤</sup> 这一点受到秋谷裕幸教授的启发，特此声明并致谢。孙凯(2014)说：“……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得笔者猜测吴语的‘头颈’类词形或许是一种通俗词源，它的来源可能就是早期的混合词形‘脰颈’，在原词形的理据不明的条件下，人们将前一语素通俗地地理据化为‘头’。”跟我们的推测可谓不谋而合。

### 三 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的关系

共时分布是历时演变的结果。把两者结合起来观察，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脖子}义词在历史上的两次更替形成了现代方言分布的基本格局——北“脖”南“颈”。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可以相互印证。“颈”自战国后期到宋代一直是强势主导词，这样的地位跟它在今天分布区域最广正相吻合。“脖”兴起和取代“颈/项”的历史并不长，所以它的分布地域尚未扩展到南方。最古老的“颈”只在“颈领”（江西石城客家话）<sup>①</sup>和“脰领”（浙江泰顺、福建寿宁闽语）<sup>②</sup>中还有个别残存，<sup>③</sup>可见它退出词汇系统的时间的确很早。

第二，闽语用词最特殊，在基本词上既有存古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存古的是“脰”，“脰”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齐语”（齐、青、徐一带的方言），《公羊传》何休注和《释名》都有明确记载，今天则保存于闽语，如果吴语区的“头颈”确如上文所推测原来是“脰颈”，那么它也保存在吴语中。这为闽语的来源及闽语和吴语的关系又提供了一条线索。<sup>④</sup>来自北方的“脰”在闽语区的最早落脚地很可能是闽北地区。<sup>⑤</sup>“脰”系在闽语中的远隔分布是移民造成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脰”大概是从莆仙片传过去的。<sup>⑥</sup>创新的是“颌”，从指称下巴转而指称脖子，<sup>⑦</sup>仅见于闽南话。<sup>⑧</sup>“颌”系和“脰”系基本上呈现闽南话与非闽南话的对立分布，说明在闽语中闽南话是变化比较快的。<sup>⑨</sup>

第三，“项”系的情况最为复杂，<sup>⑩</sup>有些现象暂时无法解释。比如“项”在浙江吴语中的远隔分布，似乎表明在吴语的腹地古代曾经说“项”（上文提到的宋人话本所见杭州地名

<sup>①</sup> 此据《地图集》。庄初升教授函示：他问了温昌衍教授（石城高田人），说高田脖子说“颈”，“颈领”则是衣领。庄初升等《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86页也录有“颈领”一词，是“衣领或女人的项饰、护肩”。（2014年12月4日电邮）

<sup>②</sup> 此据《地图集》，秋谷裕幸《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词汇特点部分第118条寿宁同（286页）。据秋谷裕幸先生实地调查，浙江泰顺的“脰领”兼指脖子和领子。《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福州和建瓯都有“脰领”，但词义是衣服的领子、领口（第四卷，3918页），承秋谷先生告知：福鼎白琳、霞浦长春和柘荣富溪也是如此。

<sup>③</sup> 孙凯（2014）认为：“脖拎骨”[p<sup>o</sup> 阴平 l<sup>in</sup> 阴平 ku 阴平]（安宁）、“脖朗骨”[p<sup>o</sup> 阴平 l<sup>o</sup> 上/轻声 ku 轻声/阴平]（宝鸡）和“脖囊郭”[p<sup>o</sup> 阴平 laŋ 阴平 kuo 阴平]（扶风）类的词形，可能来源于“脖”与另一个相当古老的表<脖子>义的语素“颌”的混合，颌领[ni<sup>a</sup> 阴上 kin 阴平]（漳平永福）、脰领[t<sup>h</sup>au 阴去 liaŋ 阴上]（泰顺）、脖颈项[p<sup>o</sup> 阴平 li<sup>o</sup> 去 tci<sup>o</sup>y 阴]（大同），也可能是跟“颌”混合的词形，但是现代方言中“颌”已经不是表<脖子>义的核心词根。

<sup>④</sup> 吴宝安（2011）和龙丹（2007）都认为，从“脰”这个词来看，在闽语来源的三种学说中，张光宇和邓晓华的古北方汉语说似乎更好。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秋谷裕幸教授，承秋谷先生复函见告：“酸、钻、短”三个字在上古时期的山东一带的方言中很可能没带鼻尾。现代汉语方言中这种读音仅保存在闽语和处衢方言。比如闽北话把“短”读作 tui3 或 toi3 等。古今分布的差异和“脰”有所相似。（2014年8月18日电邮）

<sup>⑤</sup> 李如龙（2002：208）指出：“汉人最早入闽开发是在闽北地区。东汉末年，闽中设置的5个县，闽北占着4个。吴永安三年，闽北首立建安郡，辖县7，闽北人口占着全闽半数。”

<sup>⑥</sup> 李如龙（2001：22）指出：“宋元以来福建东南沿海，由于偏安一角，得海山两利、人口增长很快，而耕地资源有限，数百年间形成了外出谋生的传统。最典型的是兴化人向潮州、雷州和海南岛的移民。宋代初置兴化军时，那里的方言还和泉州话相去不远，由于修建木兰陂，大兴农业，人口增长，很快就出现了耕地不足，于是越过泉、漳二州，先是向潮汕平原移民，后又沿着海岸线过海陆丰到雷州，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至今粤琼两省操闽南话的人都还盛传着‘祖上来自莆田荔枝村’的家族史。管‘桌子’叫‘床’可谓莆仙方言的特征词，这个方言词跳过泉、漳二州一直传遍粤琼两省的闽语区，至今犹然。可以作为上述家族史的可靠注脚（参见《福建方言》，李如龙，1997，87—90页）。”“脰”的情况跟“床”有相似之处。

<sup>⑦</sup> 这里所说的“创新”，是指“颌”虽是一个古老的词（扬雄《方言》卷十：“颌、颞，颌也。南楚谓之颌，秦晋谓之颌，颞其通语也。”），但是在闽语中词义发生了转移，类似“鼻”在闽语中由“鼻子”转指“闻/嗅”。关于从下巴到脖子的词义转移，庄初升教授提供的这条材料可供参证：“东莞樟木头客家话下巴说‘蛤蟆脰 ha<sup>1</sup>ba<sup>22</sup>koi<sup>34</sup>’，实际上是脖子上部的软组织，这部分既跟脖子连为一体，也跟下巴连为一体（体胖者尤其如此），故如是说。”（2014年12月4日电邮）

<sup>⑧</sup> 闽语在基本词上常有创新，可比较“闻/嗅”义词，大部分闽语和广东东部、台湾的客家话说“鼻”，也属于独立的词汇创新。参看汪维辉、秋谷裕幸（2014）。

<sup>⑨</sup> 秋谷裕幸先生来信说：您认为“颌”是创新，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厦门话“上吊”说“吊脰”，此处仍用“脰”，这是您所说的降级保存吧。（2014年9月2日电邮）这样看来，闽南话原本也是说“脰”的，“颌”应该也是比较后起的创新。

<sup>⑩</sup> 方言记作“亢/颞”的，实际上可能都是“项”，如西南官话贵州清镇话管脖子叫“脖颞”（见《汉语方言大词典》5670页），《扬州方言词典》“颈亢k ‘aŋ1=颈项xaŋ1’（303页），等等。孙凯（2014）也认为：“‘项/亢’所表的语素当是同一来源。”

“鹅项头”的材料或可印证这一点),跟江苏境内的江淮官话可能同源,那么两者中间的“颈”就应该是后起的,但是这一推断目前找不到更多的证据;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一片“项”是后来从北方引进的,相对于外围的“颈”而言,它是新的成分。又如文献所见的隋唐时期“项”的异常表现,眼下也理不出头绪,等等。总之,关于“项”的历史还有待深入研究。

第四,总体而言,{脖子}义词的复音化(主要是双音化)倾向比较明显:新兴的“脖”除了山西襄垣、平定等个别点单说外,都是复音形式,其中“脖子”是主流;“项”基本上不能单说;连闽语区的“脰”和“颌”在很多地方也是复音形式,<sup>①</sup>这种情况在闽语的基本词中并不多见。比较特殊的是“颈”,单说的地方非常多,包括大部分赣语、客家话、粤语、平话和少部分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徽语、畲话、土话、闽语、儋州话。这说明“颈”这个古老的词受到复音化的影响比其他词要小。

第五,还有不少问题目前解释不了。这是几乎在研究每一个核心词时都会遇到的共同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材料不足。虽说方言材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当我们想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的时候,还是常常会遗憾于材料的欠缺和粗略,真是应了一句古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们对充足、精细的方言材料的需求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古代材料的缺乏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是无法弥补的。<sup>②</sup>汪锋、王士元(2005)指出:“语言演进只有一个真实的过去。由于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和我们所能见到的汉语历史语料和现代方言语料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制约,我们只能窥测其中的些许部分。”诚哉斯言!

#### 参考文献

- 鲍士杰编 1998 《杭州方言词典》(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北京。
- 曹志耘 秋谷裕幸主编 2014 《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待刊)。
- 池昌海 2002 《〈史记〉同义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 崔山佳 1989 《说说汉语的“脖子”》,《语文学习》第4期。
- 董玉芝 2009 《〈抱朴子〉同义词拾零(三)》,《新疆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
- 方云云 2007 《“脖”的源流考》,《现代语文》第6期。
- 2010 《近代汉语“脖子”语义场主导词的历时演变》,《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管锡华 2000a 《从〈史记〉看上古几组同义词的发展演变》,《语言研究》第2期。
- 2000b 《〈史记〉单音词研究》,巴蜀书社,成都。
- 胡士莹 1980 《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北京。
- 黄树先 1999 《“哥”字探源》,《语言研究》第2期。
- 2003 《汉缅甸语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
- 2010 《汉语核心词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
- 2012a 《比较词义探索》,巴蜀书社,成都。
- 2012b 《汉语身体词探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
- 李慧贤 2014 《指称脖子的词语及其历史演变》,《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李 荣主编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卷本),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
- 李如龙 2001 《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 李如龙 2002 《闽语》,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 刘君敬 2011 《唐以后俗语词用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 龙 丹 2007a 《先秦核心词“颈”辨考》,《孝感学院学报》第2期。
- 2007b 《魏晋核心词“颈”语义场研究》,《云梦学刊》第3期。
- 鲁 迅 1923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收入《坟》,《鲁迅全集》第

<sup>①</sup> 据《地图集》,“脰”单说的点有:福建浦城(闽)、松溪、武夷山、建阳,海南东方、乐东。“颌”单说的点有:广东饶平、潮州、南澳、汕头、揭东、潮阳、普宁、惠来。

<sup>②</sup> 参看汪维辉《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2003年第4期)。



- 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北京。
- 吕叔湘 1992 《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北京。
- 那宗训 1985 《京本通俗小说新论》，收入《京本通俗小说新论及其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台北。
- 钱乃荣 1992 《杭州方言志》，《中国语学研究“开篇”》单刊 5，（日）好文出版，东京。
- 秋谷裕幸 2008 《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十二之二，台北。
- 盛益民 2010 《论“脖”的来源》，《语言研究》第 3 期。
- 孙 凯 2014 《汉语方言“脖子”词形的地理分布及其解释》，附地图四幅。（待刊）
- 孙克东 1982 《也谈“颈”字的源流及其意义》，《求是学刊》第 2 期。
- 汪 锋 王士元 2005 《语义创新与方言的亲缘关系》，《方言》第 2 期。
- 汪维辉 2000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
- 汪维辉 秋谷裕幸 2010 《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国语文》第 4 期。
- 汪维辉 秋谷裕幸 2014 《汉语“闻/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语言暨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第 15 卷第 5 期。
- 王凤阳 1993/2011 《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华书局（增订本），北京。
- 王 力 1958/1980 《汉语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北京。
- 1982 《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北京。
- 主编 1962/1999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北京。
- 王毅力、徐曼曼 2009 《“颈”语义场的历时演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吴宝安 2011 《西汉核心词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巴蜀书社，成都。
- 许宝华 [日]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北京。
- 张清常 1998 《〈尔雅·释亲〉札记——论“姐”、“哥”词义的演变》，《中国语文》第 2 期。
- 郑张尚芳 2003 《汉语方言异常读音的分层及滞古层分析》，载何大安主编《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台北。

【附记】文章写作过程中承秋谷裕幸教授多所指教，方一新教授及友生真大成博士、殷晓杰博士、刘君敬博士、付建荣博士、张福通博士、吴玉芝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徐宇航博士亦有所是正，庄初升教授惠赐方言资料并指正多处，友生胡波博士协助提供资料，谨此统致谢忱。文中如有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汪维辉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浙江大学中文系 310028 [wangweihui@zju.edu.cn](mailto:wangweihui@zju.edu.cn)）